

人与自然 🕝

结识一棵树

♣ 时兆娟

四里店有棵娑罗树!

很早以前,我就不止一次地听 人说过。说话的人意犹未尽,还会 继续补充:"传说世上只有两棵娑 罗树,另外一棵在月亮上。"

在月亮上?那大抵是遥望夜 空,捣药的嫦娥身旁,树影婆娑的 那棵树啰?能和嫦娥比肩而存的 树,肯定美得不可方物,相当值得 一看吧!我自此心里有了执念。

翻山越岭,临河前行,我们终 于又一次站在了娑罗树下。

我围着娑罗树,来来回回地 转。把我贪婪的目光注入树根、树 身、树枝,来来回回地搜寻。

娑罗树好能沉得住气啊! 万紫 千红都在闹春,只有它还是睡眼惺 忪的困模样。褐色的树皮,还像冬 天劳动的糙手般皴裂着,隐忍着。 枝枝杈杈,还是冬天般寥落着,秃裸 着。再次仔仔细细地看,才终于看 到,每一根小树枝的尽头,露出了一 个个小小的苞。

这哪里是我想像了无数次的叶 影婆娑、流苏垂垂的景象? 分明是 一颗未曾苏醒、慵懒的迟钝灵魂。 我这么殷切地远道而来,它竟波澜 不惊,是不愿来赴我的爱恋之约吗?

灰黄石质的怼谷窑还放置在原 来的位置上,静静地!几位老人依着 不远处一栋老房屋的半截石砌墙裙 上看着我们,像是许多年的老邻居那 样熟稔。直到我失望地停下脚步,询 问他们关于娑罗树的故事。几个人 才七嘴八舌向我们回忆起他们年少 时钻树洞的快乐:孩子们就从粗大的 树根形成的洞里钻过来,钻过去,月亮 如银,洒在身上,风把他们欢快的笑声 传到很远。娑罗树上那些成串的白 色花朵和手掌样的树叶,在月影下特 别美。他们生怕我不相信,急切地告 诉我:"你等四月里来,那时候满树的 花朵雪白,每个小树枝的尽头都有一 串,离老远都能闻见香味。我小时候, 傍晚贴在树皮上,老树就像老年人累 了一样,发出'哼啊哼啊'的声儿,听着 十分好玩……"说着童年,那些苍老 的面庞上,竟出现了孩子般的红润和

他们的笑容突然间让我释然 了。是的,为了结识这棵树,我做 了很多的功课。娑罗树并非世上 只有两棵。这是一种热带植物,原 来产在喜马拉雅以南的丘陵山 国。在南亚热带和北寒温带交界 的方城,这的确是很稀少的一种存 在。但在许多寺庙都植有娑罗树, 比如北京的潭柘寺,更冷,更远,因 为娑罗树是一种佛门圣树。它的 树叶就像手掌的形状,多为七个叶 片,所以别名七叶树。它的花朵形 状好似塔状或烛台。每当花开,犹 如手掌般的叶子托着一座座宝塔, 又像供奉着一盏盏白色烛台。

老人热情地邀我们回头再来看 娑罗开花。我粲然一笑。美好的东 西往往太过短暂,娑罗树的花期也是 如此。我未必能在开花的时节刚好 到来。佛法教人放下执念,要顺遂自 然万物,才能活得通达舒展。过分执 着于形,其实会少掉很多乐趣。

那么,再次来或不来,又有什 么重要呢!即便不能看到它的花 朵,能够遥望枝头,想像着自己是 那浴着月色追逐的少年,在自然空 灵的召唤下,能够暂且放下庸俗, 有片刻的放空,用七叶状的手掌, 提着宝塔状的花朵,行走在清涧旷 野,那该是一种怎样美好的梦境?

真的,想一想,只是想一想那 叶影婆娑、流苏垂垂的梦境,便觉 得是那般的美好!

何处寻淂春方好 灯下漫笔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曾一度蔓 延神州大地,但疫情的雾霾并不能遮挡 住春天的脚步,春天仍是如约而至,山河 无恙,春暖花开。

曾经被疫情挡在小区里的人们,在 疫情基本被控制,小区大门开启的时 候,人们便像开闸的洪流,一下子涌了

已是人间四月天。阳光明媚,入 身如沐,风儿温和,拂面如酥。趁着春 色初染,先到美丽的小河边去看看。 四月初的淇河,碧蓝如镜,清澈如洗。 河岸已现勃勃生机。梅花在初春时节 里,还灿烂地开着。一丛丛的黄色的 迎春花,攀附在河崖上,迎风招展。河 畔青芜出,堤上柳色新。河边的小草, 已从一片片干枯的乱草丛中钻了出 来,绿芽尖尖,河岸的柳已吐出细细的 小叶子,细得像美人的眉。成群的野 鸭在河中凫水,或掠水嬉戏,或潜水觅 食,偶鸣唧唧。

不知不觉到了仲春。仲春时节,暖 阳、惠风、细雨,把万物调理的舒舒展展, 鲜鲜亮亮。山青了,树绿了,大地被染成 了绿色。敖过冬季的石楠等冬青类的树 种,像变色龙似的,叶子由暗绿变成浅 绿,亮的发光,亮的流油。

各类应季的花,在这个春天的都市 里,都一齐出来凑热闹。五岩山上,果花 飘香。沟壑之中,到处都是樱桃,漫山坡 上,到处都是杏林。樱桃红、杏儿黄的时 候,采摘者云集,景色也更加迷人。鹤鸣 湖畔,桃花正开,芳华烁烁。湖中飞舟荡 碧波,岸上桃花香袭人。往时的臭水湖, 经过这些年加大上游城市污水的治理, 已变得清澈见底,成为旅游胜地。湖畔 已建成的大面积绿色采摘基地,正在为 扶贫工作助力。

在这山花烂漫、春韵如歌的旷野里, 随处可见爱意浓浓的有情人,或登山观 秀,或临水沐风。

"春眠不觉晓。"春梦难醒,醒来便是 莺乱语。灵性的候鸟,清晨即起,饮清 露,出扶苏,"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勤奋 的小蜜蜂,咬定花魂,排空驭气,窜枝飞 花,采着花的精髓。

城中已是花海横流。鹤壁小城极具 特色,路宽,树多,水渠多,公园多。小渠

道像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不断给城市 输送着新鲜的血液。一座座绿化精致的 街心小公园,像一片片肺叶过滤着城市 的空气。花开时节,兴鹤大街两侧绿化 带中的紫荆花先开了,开得满街粉红。 无数小公园里的榆叶梅、美人梅开了,楚 楚若仙子。接下来便是满城开放的樱 花,气势恢宏,美丽壮观。最繁华的是华 夏南路,十里长街十里花,被称为中国最 美樱花大道。四月初樱花节开幕,数万 樱花次第开,整个华夏南路成了五彩缤 纷的世界。那粉中透白的樱花,开得亮 眼,红中透黄的樱花,开得暖心,黄中透 青的樱花,开得清雅,还有那极红的碧桃 花、深红的贴梗海棠花夹杂其间,比尽人

鹤壁的樱花虽然很美,但仍有"养在 深闺人未识"的味道。曾感慨:"鹤壁樱 花开满城,仲春时节最宜品,近处赏花当 可意,何必赏樱到日本?"

今年的樱花节期间,受疫情的影 响,减了不少赏花的游客。花开为何? 怎奈空闹一场花事?美丽的樱花,绝有 自赏之天质,有谁会说孤芳自赏不是

美? 花开正浓时,清明过后,又下了一 场鹅毛大雪。正下雪时出来看樱花,花 枝压得拖到了地面,花朵上压满了厚厚 的雪坨,虽有些无情的味道,但仍遮不 住花的美韵。有些熟透了的花,便被雪 片打落,散落在雪地上,就好像雪地上 铺着的一块块彩色的地毯。"红消香断 有谁怜?"花开花落,是世间常事,哪有 只开不落的花?樱花过后便是秋桐花、 槐花、月季花,一茬一茬地开着,就像这 座充满活力小城一样,月月都有新的变 化,月月都有新的故事。

花嫁春风无须媒。春将老,物华休, 休言春空,看那枝头。满山遍野的果树, 花谢处,已挂满了一串串青涩的小果 果。树巅布谷声声。田野里,万顷麦田 正在孕育着大地的丰收。整个大地,呈 现的则是一片喜人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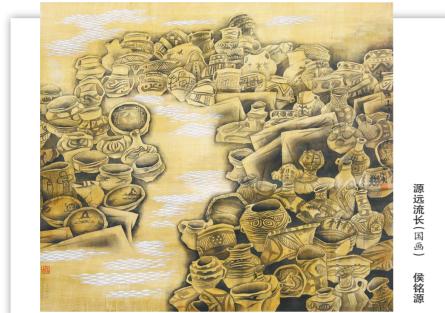
春天是很美的,从疫情里走出来的 春天显得尤其壮美。心中有美,方可见 美,心里没有阳光的人,再美的春天也没 有色彩。但是我们要感恩春天,拥抱春 天,因为春天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希望, 还有我们的幸福生活。



迟日江山丽 春风花草香(书法) 马俊明

摘草莓 (外一首)

♣ 李志胜



间花色。

《焦虑日记》:带你不疾不涂走出焦虑困境

下面这些场景,你是否似曾相识? 明明锁了门,却要不断检查确 认;明明已经准备就绪,开会发言 依然满头大汗;每天早晨都希望太 阳没有升起;每次与人见面,都希 望约会突然取消;总是惴惴不安, 却没有明确的原因;总希望空闲多 一些,但真的闲下来又惶恐不已; 已经很努力了,依然担心做得不够 好;永远觉得自己是不被大家喜欢 的那个人……

作为现代人心理健康重大隐 患之一——焦虑,已悄然成为很 多人挥之不去的情绪标签。甚至 发展成心理疾病,严重干扰人们 的工作与生活。但大众对焦虑的 认识却少之又少,哪怕长期被焦 虑折磨,却不知道该如何求救和 自救,觉得无所谓,甚至难以启 齿。这样的想法只能让焦虑来得 更加肆无忌惮。《焦虑日志》是知 名英国心理学家柯瑞妮·斯威特 的新作,英国心理学会BPS推荐 图书。该书主旨就是帮助大众充 分了解焦虑,区分自己的焦虑等 级。日志式的内容展开,自然贴 合循序渐进的"舒焦"方式,带你 不疾不徐地走出焦虑困境,重拾 平和内心,让你能够更好地追求 和享受你想要的生活。

老师诧异地低下头,我以为他认输

哑然失笑后,我感觉春花是夤夜钻

历来太过于妖冶的东西,或者倾国

而春花,就这样在季节的轮回中,

花的种类太多了,光在春天开放的

李白喜欢春花,他说:春风送暖百

看来,越是狂妄的智者,越是喜欢

年近不惑,忽然想想自己仍然活在

春天里,就不该不满足,不该用功利的

倾城,或者是姹紫嫣红,都是毒蛇或者

猛兽。妲己是妖,也是花,花太漂亮了,

在春风后面,不可回避地来到了人间。

品种就不计其数,因此,我一直想季节

女神过于不公平了,为何不让秋天也有

花开,乘春绽金它先来;火烧杏林红霞

花,冬天也应该妻妾成群、名花有主。

了,后来才知晓是他的鞋子破了,回答

不上来,他告诉我:我不是无邪,你问天

真先生吧。

过来祸害人间的精灵。

反而惹人讨厌。

茂密的绿伞下 闪开 一条条缝隙 由阳光、清风 过来串门

草莓地里的亮点

一串咯咯咯的笑声

诗路放歌 🖟

草莓红了

愈发突出

撒了一路

一群小红人儿 悉心研讨 新童话的脚本 交头接耳。一副自然、纯真 的乖模样

一根手指就是一根撩拨棒 一次迅雷般地采摘 无异于针灸、推拿术—

在阵痛与倍爽的激灵雨中穿行

芦荟开花,出乎意料 及至意外 绽放于同事办公室的窗台 我惊讶地读到 一株塔状库拉索芦荟 绽放里的骨质 并不亚于北中原 一位诗人眼中的引力 惺惺相惜 可以无界别 交流 互诵 用夕光再造一江春水 使蒙尘的心 拥有 浣洗之幸

春风

春风一来,雨就来,泥就来,你就 会摔跤,花儿竞相绽放,小女子们站在 天井当院里梳妆,所有的虫子活跃起 来,宣麻拜相,万几宸函,一刻也不得

春风是抓不住的,邻家小童,尚在总 角之年,拿一只碗,站在庭院里装春风。

我不知道春风是什么颜色?如 果是我掌管季节的神仙,一定辅以 春天彩色,而给春风一团黑色,为何 选黑?不是黑心烂肺,更不是黑白 无常,是因为黑也有黑的妙处,春风 总是在不经意间溢满全身,尤其在 黑暗里,你睡着了,做着春的梦,而 风不请自来,布满周遭所有的神经, 所以,风就是黑色,黑的白,黑的彩, 黑的恰到好处,黑的名正言顺、不可

我站在大堤上望着春河。我看到 了春风,从最东边的淤泥处生成,毫无 顾忌地向西边进军,像一个战士,悄无 声息,却凛然正气,不管人间是与非, 更不会招呼哪个人是黑与白,丑与俊, 更或者不理会哪个人有钱。春风不是 势利眼,不会选择功与过,她只是走, 只是跑,像个少女,裙摆扫到哪儿,哪 儿就是春天。

散文诗页 🦳

春之三碗

♣ 古保祥

我不喜欢春雨。 尤其是孩提之前。

不喜欢的原因多种多样,就好像 孩子不喜欢上课一样,有一千个伤心

太缠绵了,反而让人心绪不宁,就 好像处在革命的风暴眼中。 不喜欢的东西,你总不能躲避,躲

避不是办法,你与爱人一直争吵,吵了 一辈子,还得坚强面对。 只是选择适应,我忽然间成了达尔

我最喜欢躲在不太泥泞的小树林 里,不撑伞,看树上不知名的鸟儿闹

它们总是精力旺盛,从来不用吃难 喝的中药,它们用大自然的馈赠,将自

己养成了白白胖胖,然后在春雨中尽情 呼吸鸣叫。

雨中的小河魅力四射,一群鸭子尽 情地挥墨拨毫,它们的书法没有被岁月 收藏;鱼儿醒了,还没有从饥饿难耐的 冬日里稍微补偿,但被一帮抓鱼的小孩 子们收入囊中,成了珍馔。

我站在雨中玩水漂,一颗石头子, 在河中像箭一样飞过,这是关于人类的 把戏,浮光掠影,就好像我们的人生,虚 虚实实,虚的反而招人喜欢,实在了反 而让人嫌。

春花

秋月应该是春花的情人。

或者是被爱情女神配错了的爱人。 我幼时曾经无邪地问过老师:春花 为何配秋月,风马牛不相及。

眼光评判自然与社会的是与非。 在那个烟消云散的下午时光,我准 备了三只碗,收集关于春天的种种诺言。

落,梨花怒放一树白。

与春天打交道。

一只收了春风,春风暖人,温暖岁月: 一只纳了春雨,如金似银,滋润心田;

一只藏了春花,花团锦簇,烟火人间。

他密密麻麻的话凝聚成团,挤在喉 头说不得。而贻海偏又是吃软不 吃硬的性子,她越是如此,他越是 百爪挠心,非要弄个清楚不可。冯 氏如何看不懂贻海心中所思所想, 拆枪擦枪,冯氏每日诵经磨刀,贻 但他心里有鬼,冯氏便是照妖镜, 照得他那点心思无处遁形。几次 尝试之余,贻海心灰不已,这女人 实在难以捉摸。在他看来,女人被 占了便宜,往往男人不认账,而那 晚明明是她主动过来的,也明明有

冯氏倒泰然如常,做什么都

是端端庄庄,浑身的拒人千里,让

过蚀骨销魂,如今不认账的却是冯 氏;不但她不认账,还想捎带着让 他也不认。贻海本不是喜欢纠缠 的人,但天天大门不出,实在是百 无聊赖,奕雯跟炮仗似的一点就 着,他也无心去招惹她,那就只剩 下一个冯氏,还能说说话、逗逗趣, 以解无聊。冯氏倒也坦然,说话也 行,逗趣也行,就是不准他撩拨,一 听他话锋不对,便闭上眼,摸出念

贻海也是信天主的人,当然 知道这是忏悔经,一时哭笑不得。 如果冯氏矢口否认,又何必忏悔? 既然在忏悔,自然是有可兹忏悔的

珠来诵经。

过错。贻海便饶有兴致地听她念 完,又想撩拨,不料冯氏一手抓着 念珠,一手探怀,掏出一物握于手 中,明晃晃赫然是那把剪刀。贻海 再不敢轻狂,讪讪又坐了会儿,起 身逃开。于是又过旬余,奕雯每日 海左右不敢靠近,索性终日躲在房 里睡大觉。到了九月初九,正是重 阳佳节,早上吃过冯氏烙的热饼, 贻海起身又要回屋,却被奕雯叫 住,道:"我说赵长官,今天是重阳, 好歹弄点菊花酒来喝,可好?"

贻海一愣,还未来得及回话, 冯氏笑道:"小姐那酒量,一两杯就 要倒的,怎么自己上赶着要喝酒?"

奕雯苦笑道:"姨娘别笑话我 了,年年重阳,我爹都要把一家人 聚起来,喝酒赏菊吃蟹的——如今 困在这里,生不生,死不死,再没两 口酒喝,真是没什么盼头了。"又朝 贻海道:"赵长官是在北平念过大 作下酒之物。苦于市面凋零,买不 学的,读没读过马东篱的《夜行 船》? 里面有讲重阳节的。"

贻海便笑道:"那曲子太长, 谁能背得下来? 重阳节那几句还 依稀记得——和露摘黄花,带霜烹 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

杯, 浑几个重阳节? ——是这几句 吗?"奕雯点头道:"这倒让我刮目 相看了。这首曲比他的《天净沙》 名气小很多,你居然也读过。"冯氏 道:"我不识字,倒也听得有些酒意 了。小姐,你若能再讲几句,我便 给你弄酒来。"奕雯便道:"这有何 难? 马东篱还有一首《行香 子》——过了重阳九月九,叶落归 秋,残菊胡蝶强风流——"贻海拊 掌笑道:"劝酒,劝酒。"奕雯一怔, 随即大笑起来。冯氏在旁奇道: "我还没拿酒,你们怎么就跟喝上 了似的?"随即明白过来,笑道:"我 晓得了,这后两句就是'劝酒,劝 酒'吧?"奕雯含笑颔首,于是三人 一起笑在当场。

原来沈宅后院的夹壁墙里, 着实藏了几坛酒,也不知什么年 份,冯氏让贻海取来,趁着炉火尚 温,又炒了一盘豆芽一盘蒜苗,权 来什么新鲜菜蔬,豆芽蒜苗都是冯 氏这几天自己生的,虽长得参差不 齐,却也是生机盎然。三人围坐一 桌,边喝边聊,不知不觉已是中午, 冯氏说干脆连午饭一起吃了,便开 火添煤,使尽浑身解数,又弄出点



连

载

红薯、面食之类的佐酒。奕雯的确 不善饮,却又抢着喝,一边喝一边 拿着掌心雷舞来舞去,吓得冯氏花 容失色。贻海自是懂行,见三重保 险都关着,无论如何也不会走火, 便自斟自饮,看着她们微笑。奕雯 又饮了几杯,直到面如绯霞,她喃 喃讲着什么,忽地推桌站起,也不 言语,摇摇摆摆便朝外走,跟风过

柳条相似。贻海和冯氏都看得呆 了。就这么一愣神之际,奕雯手扶 门框,软绵绵晃着倒下。冯氏惊呼 一声,忙上去搀她起来,又走没两 步,奕雯哇一声吐了冯氏一身,贻 海赶紧上去帮忙,奕雯已是醉得七 荤八素,顺便也弄了他一手一袖的 秽物。贻海和冯氏顾不得许多,把 奕雯搀扶进房间,放倒在床上,冯 氏给奕雯解了外衣,盖上被子。贻 海早退了出去,站在门口,看着身 上黏腻腻的脏东西,哭笑不得。好 端端地喝场酒,刚喝到心里痒痒, 便喝倒了一个,确是有些扫兴。贻 海待了片刻,起身到杂物间,脱了 脏衣服,翻来倒去找不到替换的, 这才想起军装被冯氏烧了,衣服都 是捡的人家贾先生的,也就两三件 能穿,昨天还都被冯氏给洗了,眼 海自幼生活优渥,没做过洗涮缝补 的活计,年长游学从军,多少会了 一些,总归是笨手笨脚,盆边水洒 了一地。正狼狈间,却听见有人 笑,回头看去,却是冯氏站在檐下, 一手捂了口,一手垂在腰际,笑得

你家小姐弄成这个样子,你做姨娘 冯氏笑道:"你这么坐着,倒

像个披了袈裟的老僧。" "赶紧让国军打回来,让贫僧脱离

冯氏笑得更厉害,轻摇小脚, 来在贻海身边,挽袖推了推他,道:

"这点事,还是我来。天凉,你去房 里待着便好。" 贻海站起,让给冯氏去洗,却

也不走,裹紧了毯子,在一旁看。冯 氏刚刚换了衣服,好像还用洋胰子 洗了手脸,一股暖香袅袅婷婷,弥散 在两人之间。贻海悄悄用力吸了一 口,竟如烟花三月的浓浓春意。冯 氏一边垂头洗着衣服,一边笑着不 下竟是无衣可穿。贻海不由苦笑, 语。两人一站一坐,谁都不言声,只 秋高已凉,他只得披了条毯子,赤 有盆里水声沙沙。就在此刻,院外 着上身,到院里盛了盆水洗衣。贻 忽然有人敲了下门,声音不大不小, 传进来分明是:"继续永守。"

贻海一怔,明白外边是牛少 校。他身子一抖,顾不上跟冯氏说 什么,径直快步跑到门边,低声回 了句:"亲爱精诚。"话音刚落,他便 打开了门。门口站的果然是牛少

身子颤颤巍巍。贻海皱眉道:"被校,一身长衫,戴着礼帽,寻常买卖 牙商的打扮,门开一线就闪身进 来,贻海忙关门上闩,急切道:"好 多日不见,你怎么样?"

牛少校机警地四下扫了一 "我佛慈悲。"贻海摇头道, 眼。冯氏早吃惊地站起来,两手还 湿淋淋的。贻海这时才觉出不雅, 他赤身披着毯子,冯氏洗的又是男 人的衣服,怎么说都难掩春情。冯 氏自然也想到这些,急匆匆朝牛少 校道个福,转身朝房间里跑去。冯 氏小脚慌乱,转身时还踢到了小板 凳,一副心虚至极的窘态。贻海本 能地追着她的背影,直到进了屋子 才收回视线。旁边牛少校想笑又 不敢,尴尬地嗯了一声,道:"赵科 长,这几天也还好吧?"

贻海猛醒过来,怎么想他的 话,都觉得别有深意,只得苦笑着一 叹,道:"算是好吧,整日苦熬,只是 没死而已——你这是从哪儿来?"

牛少校低声道:"城外。" 贻海忙道:"有何消息?" 牛少校伸出两个指头,道: "最快明天,最迟后天,就要反

"鬼子有援军吗?此

役胜算几分?"

